

書名 儒林外史評二卷 光緒十一年寶文閣刊本
撰者 清 張文虎 撰
卷 卷上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風世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32
編號 D8692700

卷上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92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32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儒林外史評二卷 光緒十一年寶文閣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儒林外史評卷上



天目山樵戲筆

其序

書以功名富貴為一篇之骨

功名富貴具甘酸苦辣

透去其腥穢及他味至極淡無味乃可入藥水

近世演義書如紅樓夢實出金瓶梅其陷溺人心則

有過之蕩寇志意在救人傾聽而心知其萬無是事九

寫陳麗卿慧娘使入神甲裏後半部更外強中乾

矣外史用筆實不離水滸金瓶梅力則遠不及然

描寫世用筆實不離水滸金瓶梅力則遠不及然

酬接中事實情實以鏡人而遺貌取神皆

以緒丙子材為樵識也外史之鏡人中不欲讀者不

書者一返太照皮眼則批書者之勉勿負著讀道隸役媚優

備以卷帙多未刊邇來有勸者謂作之意醒世批者之意何獨不然請公之世同時天目山樵亦有舊評本所批不同家君多法語之言山樵旁見側出襍以詼諧然其意指所歸實亦相同因合梓之外史原文繁不勝全載節錄其要大書評語雙行作注以省費也

光緒十一年歲次乙酉午月當塗黃安謹子脊甫序于滬上



儒林外史評卷上

天目山樵戲筆

序

其書以功名富貴為一篇之骨功名富貴具甘酸苦辣

病透失心瘋來路不正者能殺人服食家須用淡法令人

近世演義書如紅樓夢實出金瓶梅其陷溺人心則

有過之蕩寇志意在救人傾聽而心知其萬無是事九

寫陳麗卿劉慧娘使人封神甲裏後半部更外強中乾

矣外史用筆實不離水滸金瓶梅魄則遠不及然

酬寫世所實情實理不必確指其人而遺貌取神皆

之其有不屑讀見可以鏡人外史之自鏡中材之喜讀

光緒丙子天下材為非者也於外史之人有欲讀者不

是書特為名士下樵識即其寫官場僧道隸役娼優

及王太輩皆是烘雲托月勿負著

書者一肚皮眼淚則批書者之所望也

第一回

說楔子數陳大義 借名流隱括全文

但世人一見了功名便捨著性命去求他及至到手之後味同嚼蠟無論到手不到手口裏說說也香○到味恐甘蔗渣兒尚同嚼蠟時已是醒過來了能有幾人否則要嚼了又嚼也

七歲上死了父親據曝書亭集王冕傳父命牧牛隴上撻之不云早孤此處不可以誣先賢豈傳聞異耶明史傳與朱集略同

我在學堂裏坐著心裏也悶不如往他家放牛倒快活些假如我要讀書依舊可以帶幾本去讀善體親心是願放牛的也多只無底下兩句

他便拏塊荷葉包了來家遞與母親讀至此不知何以下淚



日逐把牛拴了坐在柳陰樹下看我見掃室延師而學不及王先生所放者凡幾噫嘻

王冕看書心下也著實明白了著實兩字見不

又心裏想道天下那有個學不會的事請以正告天下沒志氣人

比京裏鐘樓街的房子還大些據傳冕北至燕京翰林日騎過冕冕揖之不問名姓忽曰公非住鐘樓街者耶此即借其事影射

王冕見天色晚了牽了牛回去牽了牛回去冷極○蓋牽牛回去

他便自造一頂極高的帽子一件極潤的衣服遇著花

明柳媚的時節把一乘牛車載了母親他便戴了高帽穿了濶衣執著鞭子口裏唱著歌曲在鄉村鎮上以及



湖邊到處頑耍

此元章實事見本傳○固是目空千古然安知無借此微名者不足為訓

因秦老的兒子秦大漢拜在他名下叫他乾

寫秦老只是如此若

說亦是高人則俗筆矣

還是古人的呢還是現在人畫的

新舊不識眼色平常

我學生出門久了故鄉有如此賢士竟坐不知可為慚

愧此兄不但才高胸中見識大是不同將來名位不在

你我之下

不信危老能作此語然但以名位相許是此兄胸中見識未蒙明鑒

票子傳著倒要去帖子請著倒不去這不是不識擡舉

了君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則不往見之

說道不在家了從清早晨牽牛出去飲水尙未回來在

不問何人

老爺親自在這裏傳你家兒子說話

案傳云高郵申屠駟任紹興理官遣

吏自通謝不見乃造其廬執禮甚恭

關著門進去了

與乃郎之牽了牛回去同

時知縣倚著危素的勢要在這裏酷虐小民無所不為

這樣的人我為甚要相與他

說出本懷見非浪學泄柳段干

你又不曾犯罪難道官府來擊你的母親去不成

聽人子

若犯了罪便自己躲避也要累母親

你尊堂家下大小事故一切都在我老漢身上替你扶

持便了

鄉農中有此義人

秦老手拿燈籠站著看著他走走的望不著了方纔回

去真有人



就畫了一條大牛貼在那裏又題幾句詩在上含著譏

刺燕京貴人爭求畫乃以一幅張壁間題詩其上語含

影射其事

河水北流天下自此將大亂了此亦見本傳○禹河本

非故道天下治亂豈關於此

人都在我耳根前說你的學問有了該勸你出去做官

做官不消學問學問又何必做官

我看見這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場況你的性情

高傲倘若弄出禍來反為不美知子莫若母

我兒可聽我的遺言將來娶妻生子守著我的墳墓不

要出去做官我死了口眼也閉非此母不生此子

先在江南起兵號滁陽王而今據有金陵稱為吳王的

便是數語亦落落大方

孤是一個粗鹵漢子今得見先生儒者氣象不覺功利

之見頓消漢高光武未必能作是語

若以仁義服人何人不服豈但浙江若以兵力服人浙

人雖弱恐亦義不受辱案傳冕隱九里山為胡大海所執大海問策冕答云云此借為

答太祖語

王冕自到廚下烙了一片麵餅炒了一盤韭菜自捧出

來陪著吳王喫了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

王冕也不會說就是吳王只說是軍中一介將官向年

在山東相識的非瞞秦老也蓋有難言者



危老爺已自問了罪發在和州去了案余忠宣墓在安慶西門外不當云

和州此一條之後便是禮部議定取士之法借危素事格入

○據傳冕在胡大海軍中太祖授以諮議參軍而冕死

危素之謫與八股之行皆在其後此特借了前案及映

起全書許多時文鬼耳然古來榮

都稱他做王參軍究竟王冕何曾做過一日官此亦竹

據無名氏保越錄王冕在胡大海軍

中會獻策攻越城豈傳聞異辭耶

廣輿記王冕字元章諸暨人一試進士舉不第焚所

為文讀古兵法著高簷帽被綠蓑衣履長齒木屐擊

木劍或騎黃牛持漢書以讀人咸目為狂士晚隱九

里山結廬三間題曰梅花屋生平工畫梅人爭求之

亦與曝書亭集大同小異然據其所為

明史傳云屢應舉不中又云嘗為泰不華所薦朱集同

據明史傳嘗做周官著書一卷曰吾未即死持此遇

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則非果於忘世者黃南雷

錄亦明夷待訪

第二回 王孝廉村學識同科 周蒙師暮年登上第

為頭的申祥甫帶了七八個人走了進來申祥甫者夏

也欲寫夏總甲先寫申祥甫之發作和向以見其

聲勢與彼七八個人絕不同而夏總甲可知矣

你又不知道了今日的酒是快班李老爹請李老爹房

子福窄所以把席擺在黃老爹家大廳上快班李老爹

擺酒在西班牙黃老爹大廳上即如黃老爹

請客而又多一李老爹此非親家所知

就是咱衙門裏衙門裏

儒林外史評

五



比如童生進了學不怕十幾歲也稱為老友若是不進學就到八十歲也還稱小友請以補入明朝學校志只因當年先母病中在觀音菩薩位下許的孝子○他日舉人進

根士之

我那案伯顧老相公家總科而稱老相公父以子貴

同斟一杯送與周先生預賀把周先生臉上羞的紅一塊白一塊梅三相所得意者秀才也周先生所深痛極恨者未入學也實逼處此以成他日之哭

他到快班李老爹家喫酒去了記得正月初八日快班李老爹請他到西班牙黃

老爹大廳上喫酒今日卻又請他未知仍設席黃宅否

又斟了一巡酒直到上燈時候梅相公同眾人別了回

去了已牌時候上席一舉箸早去了一半如何敷衍到上燈時

那些孩子就像蠢牛一般一時照顧不到就溜到外邊

去打瓦踢毬周進教讀不

約有三十多歲景記其年亦

那王舉人也不謙讓夏總甲梅三相之上又有

你這位先生貴姓無此人相陪屈尊俯就

足下莫不是就在我白老師手裏考過一个案首的說

這幾年在顧二哥家做館看他似留意人材其實要搬

二哥哥是老先生戶下冊書又是拜盟好

拏筆在手不知不覺寫了出來只算

一个小學生送做來批周進叫他閣著王舉人道不妨

你只管去批做俺還有別的事正說著鼎元鬪筍接縫批做一節意嫌太促故



夾入分付家

人以緩之

他父親央及集上新進梅朋友替他起名玳手補出梅

入說夢靈

那裏有甚麼鬼神貢院裏鬼

管家捧上酒飯雞魚鴨肉堆滿春盤王舉人也不讓周

進自己坐著喫了收下碗去的好是周簣軒先生喫長齋

落後和尚送出周進的飯來一碟老菜菜一壺熱水周

進也喫了我與何曾同一飽下了

俺前日聽見說荀家炒了些麪筋豆腐干送在庵裏又

送了幾回饅頭火燒就是這些原故了借申祥甫口中說出荀家尚知

敬重先生

只管稂不稂莠不莠的到幾時當頭一棒

未段寫鄉俗鄙薄情狀宛然然而此中有天道焉有

人知敬重荀老翁在集上為首富而其人也忠厚好善

異視之他日范學道搜求落卷不知已在取數中見

非由僥倖也至於入仕以後或忘本來面目以致潰敗世澤無多發泄太過蓋塞翁之得馬矣

第三回 周學道校士拔真才 胡屠戶行兇鬧捷報

只道一時中了惡幾何嘗非中惡只是中了

猶是索鼻涕彈眼淚傷心不止謂無處伸冤

看令舅這個光景畢竟胸中才學是好的此周先生生平第一個知



就是周相公不還我們走江湖的人那裏不破掉了幾

兩銀子光明磊落富貴

須要把卷子都要細細看過不可聽著幕客屈了真才

尚有良心

頭上戴一頂破氈帽破氈帽算是周先生衣鉢

周學道看看自己身上緋袍金帶何等輝煌做時文入

股望發科發甲者為此緋袍金帶之輝煌而已

學道道如何總不進學公何以總不進學

這也未必盡然自負識者

何不把范進的卷子再看一遍倘有一線之明也可憐

他苦志賴公一隙之明

周學道雖然趕他出去卻也把卷子取來看看可見

可見世上糊塗試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總因自己

故能推己及人

本道看你的文字火候到了即在此科一定發達恐怕

做試官不肯看第三遍

不知猪油可曾喫過兩三回哩可見大腸是此番

像你這尖嘴猴腮也該撒拋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

想天鵝屁其實未嘗不是無柰想

被胡屠戶知道又罵了一頓此筆不可少正

范進道是哄他只裝不聽見低著頭往前走鄰居見他

不理走上來就要奪他手裏的雞范進心熱如火情知



恬淡此是作者要反逼下文發瘋一節

說著往後一交跌倒牙關咬緊不省人事正與周進直

於鬱也源同流異心法相傳是喜喜亦由

就往外飛跑把報錄人和鄰居都唬了一跳於陰故

痛哭不休於陽故中風狂走

中了一個甚麼舉人就得了這個拙病一天歡喜變成愁苦舉人亦不

祥之

娘子胡氏道早上好好出去怎的就得了這樣的病下天

人都是好好的偏

這裏眾人裏拏些雞蛋酒米且管待了報子上的老

爹們或云他殺鄰居干卿何事謂不然鄰舍做官大

聖人不能為治

老太太趕出來叫道親家你只可唬他一唬卻不要把

他打傷了此筆亦

眾人和鄰居見這模樣忍不住的笑笑者笑其手顫也

敘事之法

漸漸喘息過來眼睛明亮不瘋了巴掌性熱味辛祛疾

服出胡屠戶者良

我也記得是中的第七名至死

賢婿老爺婿何以賢賢

就是城裏頭那張府周府這些老爺也沒有我女婿這

樣一個體面的相貌鬼忽然變相



我自己覺得女兒像有些福氣的只是猪油

說罷哈哈大笑眾人都笑起來眾人此笑

屠戶高聲叫道老爺回府了索性徑呼老爺

一向有失親近一向未中舉人

貴房師高要縣湯公就是先祖的門生我和你是親切

的世弟兄因此一脈所以親近

我早上拏了錢來你那該死行瘟的兄弟還不肯無恩

只得苦思力索生此一波

把細磁碗蓋和銀鑲的杯盤逐件看了一遍哈哈大笑

道這都是我的了大笑一聲往後便跌倒忽然痰湧上

來不醒人事細磁碗蓋銀鑲杯盤於吾身親見之做三

同何不用原方治之○梓叟云人生世上那一件是白己的必以為自己的則痰迷心竅矣獨范老太太乎哉

第四回

薦亾齋和尚喫官司 打秋風鄉紳遭橫事

只因城裏張大房裏想我屋後那一塊田先透過一筆

故不覺其突

和尚被他說的口裏流涎流涎者何也火腿也酒也歇了去也

范家老奶奶云老奶奶者輕之也

只有他媳婦兒他媳婦兒者輕之又輕之也

是莊南頭胡屠戶的女兒一雙紅鑲邊的眼睛一窩子

黃頭髮那日在這裏住鞋也沒有一雙夏天鞞著個蒲

窩子歪腿爛腳的范進娘子形容卻在此處補出

儒林外史評



而今弄兩件尸皮子穿起來聽見說做了夫人好不體

面 詆范進娘子者渠自矜其貌

罵了幾句扯一個淡趕了出去能員應保

張家硬主張著許與方纔這窮不了的小魏相公因他

進個學又說他會作個甚麼詩詞前日替這裏作了一

個薦亾的疏我拏了給人看說是倒別了三個字像這

都是作孽眼見得二姑娘也要許人家了又不知撮弄

與個甚麼人張靜齋之為人魏好古之學問俱從和尙

靈通 只不知大禮上可行得好孝

禮有經亦有權墨卷上

救急語

與我這湯父母是極好的相與過幾天

九個盤子都是雞鴨糟魚火腿之類咄嗟而辦蓋是市

分家一樣田地白白喫窮端了花梨椅子換

嚴貢生道老先生人生萬事都是個緣法所答非所問

好的相與

湯父母容易不大喜會客嘗請見而不會也

還用著我們幾個要緊的人然則湯父母不用著

張世兄屢次來打秋風從對面

問道因何不去會試范進方纔說道先母見背遵制了

憂 蓋范進變服而來帖上又不注制字故湯知縣有此

謂禮有經有



知縣不解其故不解者因其先吉服而

隨即換了一雙白顏色竹子的來方纔罷了然則何以吉服

落後看見他在燕窩碗裏揀了一個大蝦元子送在嘴

裏方纔放心諱而虐矣蓋作

只聽得分付道且放在那裏可知本

他是洪武三年開科的進士天下有道三句中的第五

名范進插口道想是第三名靜齋道是第五名那墨卷

是弟讀過的天下實有此等妄人

打他幾十个板子取一面大枷枷了把牛肉堆在柳上

道光開一福建知縣確有此一事見陳子莊

是一個偷雞的積賊借來作觀耳

在他臉上寫了偷雞賊三个字取一面枷枷了把他偷

的雞頭向後尾向前網在他頭上枷了出去即張靜齋

可謂聞

第五回

王秀才議立偏房 嚴監生疾終正寢

細細在衙門裏追問纔曉得是門子透風老爺受牛肉

光想來一力擔當今為張靜齋

用繩子把張范二位繫了出去換了藍布衣服草帽草

鞋尋一條小路怏怏如喪家之狗急急如漏網之魚連

夜找路回省城去了此時不但范進連張靜齋都穿

正要退堂見兩個人進來喊冤順手帶入



央中向嚴鄉紳借二十兩銀子每月三分錢寫立借約
送在嚴府小的卻不會拏他的銀子又增一案作陪以見嚴大在家無非

騙詐鄉愚之事勸小的不要借嚴家的銀子向中有眼蓋嚴家銀子本不易借也

一個做貢生的人忝列衣冠不在鄉里閒做些好事只
管如此騙人其實可惡便將兩張狀子都批準最好的相與凡

照事心你令兄平日常說同湯公相與的怎的這一點事就唬
走了相與於無相與

你認晦氣再拏出幾兩銀子折个猪價給了王姓的亦
勸人友悌之義未嘗不是

席 兩個秀才拏班做勢在館裏又不肯來何以拏班做勢蓋所志不在酒

嚴致和分付小厮去說奶奶這些時心裏有些不好帶
王氏有病

怎得會補起廩來的是時髦廩生口氣

他為出了一个貢拉人出賀禮把總甲地方都派分子
縣裏狗腿差是不消說弄了有一二百弔錢還欠下廚

子錢屠戶肉案子上的錢至今也不肯還又補出嚴老大軼事
猪肉也捨不得買一筋每常小兒子要喫時在熟切店

內買四个錢的哄他就是了嚴老二又自為寫照
我而今只求菩薩把我帶了去保佑大娘好了罷王氏



道你又癡了他並

這孩子料想不能長大我也是个死數不如早些替了

大娘去還保得這孩子一命其言甚巧

王氏聽了也不答應心照不宣

王氏問了只趙家的三字足知道趙家的那去了

明日我若死了就把你扶正做个填房趙氏忙叫請爺

進來把奶奶的話說了不敢請耳固所願也○在王氏

飾自速其死

王氏搖手道這个也隨你們怎樣做去無可奈何

兩人走到牀前王氏已是不能言語了只得聽之

把臉本喪著不則一聲此處最難著筆

將來要備祭桌破費錢財都是我這裏備齊人尚未死

辦祭桌可謂盡心

方纔同家兄在這裏說舍妹真是女中丈夫可謂王門

有幸臉本也不喪了口也

恐怕老妹丈胸中也沒有這樣道理還要恍恍惚疑

惑不決枉為男子這樣道理合妹丈胸中久有○萬分

你不知道這一位如夫人關係你家三代恐怕還關係

我們念書的人全在綱常上做工夫就是做文章代孔

子說話也不過是這个理說的句是

趁舍妹眼見你兩口子同拜天地祖宗立為正室討好

送佛送到西天



交於二位義形於色去了妙

只有隔壁大老爹家五个親姪子一个也不到言微

嚴監生戴著方巾穿著青衫披了紅綢趙氏穿著大紅

戴了赤金冠子兩人雙拜了天地又拜了祖宗極力摹寫甚於

殺甚於

趙氏又獨自走進房內拜王氏做姊姊那時王氏已發

昏去了命催

眾人且扶著趙氏灌開水撬開牙齒灌了下去假死的要緊真

由他的

只有兩個舅奶奶在房裏乘著人亂將些衣服金珠首飾一擄精空連趙氏方纔戴的赤金冠子滾在地下也

拾起來藏在懷裏兩對舅爺舅奶奶真是勁敵

名不正則言不順你此刻是姊妹了妹子替姊姊只帶

一年孝穿細布孝衫用白布孝箍議禮已定此真是綱常名教上

做工夫的○日義形於色

每家兩石俗書擔字作石因誤為石

嚴監生拜過了天地祖宗天地祖宗喟然歎息

你也莫要說大娘的銀子沒用處此你字費了許多心

庵裏師姑送盒子買花婆換珠翠彈三絃琵琶的女瞎

子不離門從趙氏口中補寫王氏平日

明年是科舉年就是送與兩位舅爺做盤程死命的把

而無益○科舉伏下



把那个乾棗子裝了一盤同趙氏放在靈前桌上伏著

靈牀子又哭了一場因此新年不出去拜節在家哽哽

咽咽不時哭泣精神顛倒恍惚不甯良心發現然所以

○回過味來死期已至所謂哀莫大於心死嚴二之心死已久矣

聽著蕭蕭落葉打的窗子響自覺得心裏虛怯長歎了

一口氣把臉朝牀裏面睡下可憐守錢虜收

原來又瘦了些喜得精神還好力沒氣

教他讀讀書掙著進个學免得像我一生終日受大房

裏的氣一句包

五个姪子穿梭的過來陪郎中弄藥與前文一个

還把手從被單裏拏出來伸著兩個指頭寫守錢虜臨

盡致人知其罵世之口毒

而不知其醒世之意深也

第六回 鄉紳發病鬧船家 寡婦含冤控大伯

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你是為那燈盞裏點的是兩

莖燈草不放心恐費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莖就是了君如

真知簇新的兩套緞子衣服齊臻臻的二百兩銀子滿心歡

喜此謂親

但自古道公而忘私國而忘家我們科場是朝廷大典

你我為朝廷辦事就是不顧私親也還覺得於心無愧

正與二王張靜齋輩一鼻孔

出氣亦可云大義滅親

因在湯父母衙門裏同席喫酒認得看書的卻記得關

一日在關帝廟裏三公同席

又談到前日這一場官事湯父母著實動怒多虧令弟

看的破息下來了亦因其自言相與湯父母故意挑他痛處○看的破者賠錢也

若是我在家不在家何以

嚴貢生把臉紅了一陣白喫他挑撥又無可報復臉之所以紅也

就要同二相公到省裏去周府招親也算是公而忘私國而忘家

把趙氏急的到處求神許愿都是無益德不意神佛同王

只見四个戴紅黑帽子的手裏拏著鞭子站在門口醜態

偏生有這些臭排場臭排場三字足概嚴大一生

四斗子領了兩個吹手趕來一个吹簫一个打鼓在廳



上滴滴打打的總不成个腔調絕調

將肚子揉著放了兩個大屁登時好了兩個大屁卻來奏趣

這事原是你船上人不是方纔若不是著緊的問嚴老

爺要喜錢酒錢嚴老爺意在賴船錢非徒賴酒錢也

我早已打算定了要你瞎忙已算到

王家小厮走來說同學朋友候著作文會二位作別去

了事忙不及議禮

趙氏號天大哭哭了又罵罵了又哭婦人本事不過如此

那兩位舅爺王德王仁坐著就像泥塑木雕的一般總

不置一个可否綱常名教上做工夫的人不管閒事

不要惱犯了我的性子揪著頭髮臭打一頓登時叫媒

人來領出發嫁此又失鄉

王德王仁說身在鬻宮片紙不入公門守本分好

如嚴貢生不願將兒子承繼聽趙氏自行揀擇立賢立

愛可也湯父母不心照

原評

故余之惡王於據於依更甚於惡嚴老大我亦云然

似此一副老面皮也虧他磨練得出然則要備一副

老面皮

第七回

范學道視學報師恩 王員外立朝敦友誼

方纔門人見過他是高要縣人范進曾在關帝廟裡擾

絡由不知其進學時
蘇軾既文章不好查不著也罷了若說蘇東坡或者曾

古文觀止未出故
不及今人之博

一个年老的幕客牛布衣道出牛布衣

頭一卷就是荀玫足見荀玫非僥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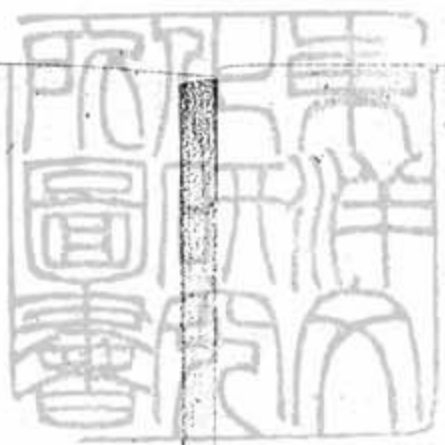
現任國子監司業周篔軒先生諱進的便是生員的業

師梅三相此番出醜虧得周長兄救急
不想暗中摸索你已經取在第一鋪排一番大人情矣

特地把考在這名次以便當堂發落說出周先生的

話明賣个情所以把你進个案首也是為此俺們做文

章的人凡事要看出人的細心不可忽略過了一番正與



嚴老大述湯父母相與遙遙相對

上寫道賜進士出身廣東提學御史今陞國子監司業

周大老翁長生祿位薛家集村野地方亦有此趨風之事豈王惠所興頭耶

那對過河灘塌了幾尺這邊長出些來語有包含

住著一個江右先生門上貼著江右陳和甫仙乩神數

筆伏

你不該貼在這裏拏些水噴了揭下來裱一裱收著纔

是周長兄直如此尊重

荀家把這幾十弔錢贖了幾票當買了幾石米剩下的

雷與荀玫做鄉試盤費可憐

說同年同鄉王老爺來拜來了○又與范進中舉人相似

只見王惠鬚髮皓白王公別來無恙

將來同寅協恭多少事業都要同做將謂如此

上寫晚生陳禮頓首拜來了

那日晚生曉得老先生到庵因前三日純陽老祖師降

壇乩上寫著這日午時三刻有一位貴人來到天榜有名之人

那乩上就降下周公老祖來周公老祖四字甚新卻憶琵琶譜曲上有文王先生

四字可為的對

寫出四个大字王公聽判與夢中紗帽紅袍金帶的人一樣稱呼○關帝亦稱王公

可知做神道也要謙恭不可口輕

薦在那新陞通政司范大人家范進已陞通政司了補筆省便





就要到堂上遞呈丁憂荀政初念不誤

這事且再商議奇○亦與張靜齋之教

兩位都說可以酌量而行奇

是個閒曹不便保舉奪情若准奪情則關夫子不靈陳和甫不靈矣

他兒子申文卿襲了丈人夏總甲的缺拏手本來磕頭

看門効力一樣抓角兒上學乃一龍一

張靜齋之於范進不過為敝世叔在高要耳王惠之於荀致直因天榜大作合認為病緣詎知後來一為從

第八回

王觀察窮途逢世好 婁公子胡里遇貧交

早見長班領報錄人進來叩喜以前並未敘過保薦記

此理亦是作

人生賢不肖到也不在科名晚生只願家君早歸田里

得以菽水承歡這是人生至樂之事自第二回入正傳

樂聽天

歷年所積俸餘約有二千餘金如此地倉穀馬匹襍項

之類有甚麼缺少不敷處悉將此項送與老先生任意

填補可代荀

若非綱常倫紀大事其餘戶昏田土都批到縣裏去務

在安輯與民休息至於處處利藪也絕不耐煩去搜剔

他或者有也不可不知但只問著晚生便是問道於盲了

循吏宜有此賢郎



是吟詩聲下棋聲唱曲聲王太守大笑道這三樣聲息

卻也有趣的緊你懂得甚麼有趣將來老先生一番振作只怕要換三樣聲息王太守道

是那三樣蘧公子道是戲子聲算盤聲板子聲此三樣纔是你趣的有

王太守竝不知這話是譏誚他其心陷溺久矣故不以為非彼此傳杯換盞直喫到日西時分酒逢知己話則未必投機○蘧公子耐性

這些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飛魄散有蘧太守之寬必有王太守之酷世運乘除必然之理

因此各上司訪聞都道是江西第一个能員陽明先生不聞乎亦

把那片紅紙吹在地下裏面現出綠底金字四个大字以爲能員乎

是天府夔龍亂術如此奇邪關帝如此靈邪只取了一个枕箱裏面幾本殘書偏偏帶著這禍殃根子

家祖那年南昌解組次年即不幸先君見背叔寶神清宜其少壽

王惠極其稱謝蘧家父子只算代荀玟還欠如今也將來交於世兄進門氣星

自此更姓改名豈即更姓為郭那他雖犯罪朝廷卻與我是个故交前後任一面之識不

何不竟將他繕寫成帙添了我的名字刊刻起來做這逆之訓則未為仗義蘧太守滿酒有之義



一番大名咄咄小子竟思

下面寫嘉興遠來旬駢夫氏補輯現成本子冒稱補輯

也不會做得一些事業虛糜朝廷爵祿不如退休了好

方大細想來只怕還是做官的報應體得

絕不會有甚麼建白體得

成敗論人固是庸人之見但本朝大事你我做臣子的

說話須要謹慎老成之言

那知這兩公子因科名蹭蹬不得早年中鼎甲入翰林

激成一肚子牢騷不平假使中鼎甲入翰林又是堯舜之世了究竟係熱中變相

自你表兄去後我心裏更加憐惜他已替他捐了个監

生舉業也不十分講究公孫之失教乃祖已自言之

奉陪學生喫洋煙闖門

倒常教他做幾首詩吟詠性情要他知道樂天知命的

道理沽名釣譽有之

與其出一個斲削元氣的進士不如出一個培養陰隲

的通儒斗方名士也

說我遠祐年邁龍鍾不能親自再來拜謁墓道了始見

守名似開筆

兩公子坐著一隻小船蕭然行李仍是寒素確是

宋人詞說得好算計只歸來是胸次自

說道婁少老爺認得小人麼此婁字不台

第九回

婁公子捐金贖朋友 劉守備冒姓打船家

兩位少老爺認不得小人麼

可知前文婁字之衍

我家就另買了房子搬到東村那房子讓與小的叔子

住伏東莊

府縣老爺們大凡往那裏過都要進來磕頭

盛德在人 心不徒因

其宰相史文靖曾任本省總督故疑婁乃史也

兩公子慌忙扶住道你老人家何消行這個禮兩公子

扯他同坐下

道厚

有甚好處到你老人家卻說這樣的話越說得我們心

裏不安

此一段寫兩公子絕無貴介脾氣見婁公世澤之厚而鄒老真誠懇摯宛如家人父子宇內得

有幾家得有幾人

小老還是聽見我死鬼父親說在洪武爺手裏過日子

各樣都好二斗米做酒足有二十斤酒娘子後來永樂

爺掌了江山不知怎樣的事事都改變了二斗米只做

的出十五六觔酒來

間開引入逗起二婁偏激之意正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

怎得天可憐見讓他們孩子們再過幾年洪武爺的日

子就好了

搔著癢筋

我聽見人說本朝的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樣好

的曰死鬼父親曰孔夫子的周朝鄉人聲口可為絕倒

鹽店一位管事先生閒常無事就來到我們這稻場上

或是柳陰樹下坐著說的這些話

身為鹽店管總而常到鄉村說閒話其人





可知無如二
妻之僻見何

要便袖口內藏了一卷隨處坐著拏出來看王冕為人

不如此楊執中家中可看書

問著又沒處開消還在東家面前咬文嚼字指手畫腳

的不服可知鄒老未必

既不做生意又不讀書還靠著老官養活此等人之子

有這樣讀書君子此謂讀書

想著從前已往不知拔濟了多少人此方見不是單拔

你在鎮上且不要說出來伏下楊阿歇不

又叫鄒三捧著一瓶酒和些小菜送在船上與二位少

老爺消夜看著開船方纔回去了周

況且婁府說這項銀子非賍非帑何以便行監禁之勢

此如只能把幾項鹽規銀子湊齊補了這一項能員○官場

那七百多銀子都是晉爵笑納幹僕○此事已

鄒吉甫因是第二個兒子養了孫子接在東莊去住不

曾會著所以婁公子這一番義舉做夢也不得知道清

我們若先到他家可不像要特地自明這件事了四公

子道相見之時原不要提起後來虞杜濟人情由中出

節有許多計議

你燈上挂著相府我知道你是那个宰相家全沒

婁三老爺現在我船上你那里又有个婁三老爺出來

了應答云三老爺在

借个官衙燈籠何妨但你們在河道裏行兇打人御使

不得為要如此

我家從沒有人敢做這樣事可見家法

你究竟也不該說出我家三老爺在船上又請出與他

看把他們掃這一場大興此見四公子矯情更甚乃兄

叩了半日裏面走出一個老嫗來故也

說道是姓劉麼嘉湖劉婁音混故

竟自關了門進去了此自兩公子看來

他在甚麼大覺寺裏住絕不敢妄為些子事只因曾讀數行書嚴霜烈日皆經過



次第春風到草廬蓋亦隱寓喫官司收監事○萍叟云詩見輟耕錄但改七律為絕句借以

裏四老爺請攏了船家老爺在此船家忙把船攏過去

那人跳過船來磕了頭看見艙裏道原來三老爺也在

此因四公子後見三公子分作兩層便不直率

第十回

魯翰林憐才擇婿 蘧公孫富室招親

我方纔遠遠看見船頭上站的是四世兄我心裏正疑

惑你們怎得在這小船上不想三世兄也在這裏是魯

先望見因其在

做窮翰林的人只望著幾回差事開口便俗

只有一个小女還不曾許字人家伏

二號船可會到欲請陳和甫陪客故也

又問近來可有幾個有名望的所謂有名望者何等人邪

三公子因他問這一句話就說出楊執中這一个人錯認了鈕

盜虛聲者多有實學者少我老實說他若果有學問為

甚麼不中了去只做這兩句詩未嘗不是奈彼所謂實學只是時文八股中舉

人中進

兩回躲著不敢見面其中就可想而知所料亦近情豈知非也

紹興姓牛的牛相公叫做牛布衣與陳和甫作對

意欲借尊齋只須一席酒我四人促膝談心方纔暢快



似是解人

令祖老先生南昌接任便是王諱惠的了蘧公孫前有贈銀一節後

有雙紅一節而此時將為魯編修塔

古語說得好無兵無糧因甚不降此公節操可知

把西江月念了一遍後來的事逐句講解出來此魯編修新得

之於陳和甫者有此一席話下出陳和甫便不突

四公子道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這就是那扶乩的人

一時動乎其機說是有神仙又說有靈鬼的都不相干

此見四公子確有學問○紀文達云精

想是楊執中來了我亦以為是楊執中○此時楊執中

者未肯合龍又恐拋荒來脈故於此略作頓挫以見線索

那人道晚生姓陳草字和甫兩公子茲未聞名三老爺耳白於面名滿天下耳白於面名聞天下見孔氏談苑有僧相歐陽文忠語

卜易談星看相算命內科外科內丹外丹以及請仙判

事扶乩筆錄晚生都略知道一二術天下騙人之術色色俱全

蒙各部院大人及各衙門的老先生請个不歇獨三老爺未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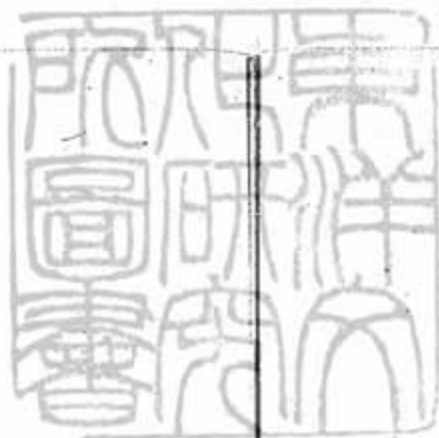
何也老爺未請

晚生只是个直言竝不肯阿諛趣奉適已領教

說罷哈哈大笑有何可笑

那日晚生在二號船上到晚纔知道二位老爺在彼謂

因天機不可泄漏預先迴避



年月日時無一不相合就是性情有些不合

怪道他前日在席閒諠諠問表姪生的年月我道是因

甚麼原來那時已有意在那裏看書人卻已猜著

裏府一門官銜燈籠就有八十多對添上蘧太守家燈

籠足擺了三四條街極力排場正為下文作勢

這時天氣初晴浮雲尙不曾退盡燈上都用綠綉雨帷

罩著伏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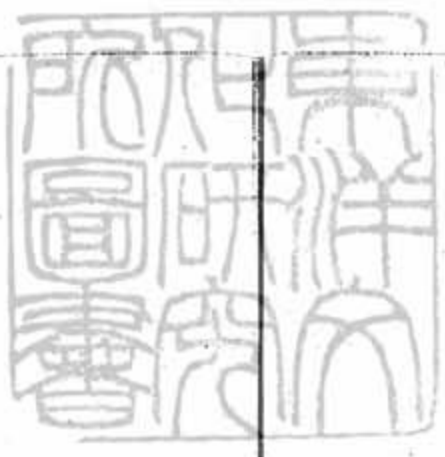
先奠了雁然後拜見魯編修編修公奉新壻正面一席

坐下不寫參拜天地夫妻交拜豈略之邪抑風俗不同邪

是个舊舊的三閒廳古老房子此梁上老鼠所由來

這時下了兩天雨纔住地下還不甚乾安排跳釘鞋

原來是一個老鼠從梁上走滑了腳掉將下來那老鼠
掉在滾熱的湯裏嚇了一驚把碗跳翻爬起就從新郎
官身上跳了下去不特席上人喫驚連著看書人也喫驚
鼠聞著燕窩湯香欲鈔近路來嘗鼠聞著燕窩湯香欲鈔近路來嘗
新卻不計湯是滾熱的未免掃興
那廚役僱的是個鄉下小使他報了一雙釘鞋寫老鼠
後分疏寫釘鞋先分疏後敘事行文須有變化原
者之意老鼠一節為魯編修歸位張本亦已不祥矣以
為不足又更出此一段比前更覺
可笑可怪見其精神才力之富
席上上了兩盤點心此處可接釘鞋矣卻細寫第四席
西自天而下驚
蟲亦大受一驚
忽然席口一個烏黑的東西的溜溜的滾了來噫○傳
如何利害卻無此好看



衣袖又把粉湯碗招翻潑了一案梁上老鼠小使釘鞋
物一經點綴便覺光
怪陸離千古如見
魯編修自覺得此事不甚吉利宋書劉敬宣傳嘗夜與
屬墜敬宣食盤上尋為司馬
道秀所殺變異之來誠有之
又有兩個貼身侍女一個叫做采蘋一個叫做雙紅雙
自有文章在後采蘋是
陪客此處早已伏筆
第十一回

魯小姐制義難新郎 楊司訓相府薦賢士

到此時王唐瞿薛以及諸大家之文歷科程墨各省宗
師考卷肚裏記得三千餘篇可憐近日時髦秀才只知
瞿薛是何名字全近科闈墨考卷而已王唐
未曉得況其文乎

要詩就詩要賦就賦編修公詩賦可知

即取紅紙一條寫下一行題目是身修而后家齊身修者舉人進士也家齊者妻子做夫人也

我只道他舉業已成不日就是舉人進士誰想如此光

景豈不誤我終身讀書人聽者勿誤人家女兒終身

自古及今幾曾看見不會中舉人進士的人可以叫做

个名士的諸葛武侯聞之當負慚無地

總是自掙的功名好靠著祖父只算做不成器此語卻非今之翩翩以家世自詡者慎勿令魯小姐知之

你將來生出小公子來自小依你的教訓不要學他父

親家裏放著你恁个好先生怕教不出个狀元來就替



你爭口氣語解連環妙哉此嫗

都是詩詞上的話又有兩句像離騷又有兩句子書不

是正經文字無非襍覽編修公何以知其似詩詞離騷子書耶

今見鄒吉甫來又忽然想起千里來龍

他又是个極肯相與人的聽得二位老爺訪他他巴

不得連夜來會哩見非高人

湖州府太守衙前紮著一座鼇山燈其餘各廟社火扮

會鑼鼓喧天人家士女都出來看燈踏月略寫觀燈以疎文氣

自心裏想楊先生是个窮極的人公子們到卻將甚麼

管待因問女兒要了一隻鴨數百个錢去鎮上打了三

斤一方肉又沽了一瓶酒和些蔬菜之類又忠厚又周到



手裏捧著一個鑪拏一方帕子在那裏用力的擦場一出

猷風滿紙

鄒老爹你為甚麼帶這些酒肉來我從前破費你的還

少哩

借揚執中口補寫前情

我自從去年在縣裏出來且不人本題卻說閒說而插

度暗

分明是算定我節下沒有有些柴米要來討這巧他又乖覺

拏个家伙到鎮上糴米見此嫗只作女僕用

是少老爺來了快去開門我亦以為然

只見一個稀醉的醉漢闖將進來進門就跌了一交此與

魯翰林家老鼠釘鞋一類

便是他第二個兒子楊老六在鎮上賭輸了又噏了幾

杯燒酒噏的爛醉想著來家問母親要錢再去賭全不

翁死活而乃母之私房蓄積以助其子賭錢亦可想見

拏火叉趕著一直打了出來老六不還手還算孝

但聽見婁府也就不敢胡鬧了婁府兩字竟能醒酒勢

撕了一隻雞腿盛了一大碗飯泡上些湯瞞著老子遞

與他喫咄咄老嫗○養成此子之不習上者嫗也然而阿猷亦不得辭其責

是楷書朱子治家格言治家格言乃明朱柏廬所作非朱子文

三間東倒西歪屋一個南腔北調人上面貼了一個報

帖上寫捷報貴府老爺楊諱允欽選應天淮安府沈陽

縣儒學正堂報帖與對聯亦不合

卷上儒林外史評

三



若非三先生四先生相賞於風塵之外以大力垂手相
援則小弟這幾根老骨頭只好庾死囹圄之中矣這看他一

番應答又全然不歇小弟們還恨得知此事已遲未能早為先生洗脫總要透過

層一

嗅窗前寒梅數點且任我俛仰以嬉攀月中仙桂一枝

久讓人婆娑而舞只是未中舉人為缺然耳

兩公子看了不勝歎息此身飄飄如游仙境淺條子

楊執中說新年略有俗務高土亦有俗務邪

編修公因女婿不肯做舉業心裏著氣商量要娶一个

如君早養出一个兒子來教他讀書接進士的書香夫

人說年紀大了勸他不必夫人未必不著氣

當用四君子加入二陳飯前温服只消兩三劑使其腎

氣常和虛火不致妄動六君以和中化痰與腎氣無涉

知道是他已來了楊執中折盤旋作勢已足故至此只輕

輕掩人卻便開出權勿用來

原評

陸子靜門人云英雄之俊偉不鍾於男子而鍾之婦

原文云自遜抗機雲之沒而天地英靈之人氣不鍾於男子而鍾於婦人此有脫誤

第十二回

名士大宴鶯脰湖 俠士虛設人頭會

纔見出他管樂的經綸程朱的學問此乃當世第一等

人此等說話從何處學來

說著只見看門人拏著紅帖子飛跑進來峭接橫隔作

三公子接過來拆開看了將書遞與四公子向廳官道

原來是為丈量的事即將丈書中

不得到蕭山去為之奈何丈使權勿用自來出醜耳若

寫二婁真去一徑相會既嫌直率生出行矣

二位先生竟寫一書小弟也附一扎差一位盛使到山

中面致潛齋邀他來一晤他自當忻然命駕賢折東

可招間呼即至聖朱管樂俱拜下風

那鬍子道是他麼可笑的緊向那少年道你不知道他

的故事我說與你聽哦字同妙



妙成說

他從來肚裏也莫有通過借在个土地廟裡訓了幾個

蒙童阮葵生茶餘話云江陰是鏡詭詐誕妄人也胸

惑高東無點墨好自矜飾之尹健餘侍郎督學江左因二公

守合往還廬請謁結布衣交鏡遂闕書院靜室供陳高尹黃

四木主俗所謂不復往鏡因於書院靜室供陳高尹黃

長生祿位也

不想他又倒運那年遇著湖州新市鎮上鹽店裏一个

夥計姓楊的楊老頭子來討帳住在廟裏歎頭歎腦口

裏說甚麼天文地理經綸匡濟的混話今之談天文地

他那一件不是騙來的同在鄉裏之間我也不便細說

卷上儒林外史評

三



接連三個他字如聞其聲○鬍子一番說話尖嘴薄舌
至此忽然頓住非忠厚也只是作者欲留此一筆俾人
讀後文恍然自悟耳

船上坐著兩個姑娘好像魯老爺家采蘋姊妹兩個偏
起雙

連忙伸出頭來看原來不相干那兩人也就不同他談

了兩人見此形景恐亦相視而笑

頭上戴著高白夏布孝帽高白孝帽伏下文

把第二个蠢兒子老六叫了來同住先伏一個敗露種子

肩頭上橫擗著一根尖扁担對面一頭撞將去將他个

高孝帽子橫挑在扁担尖上權潛齋孝帽可配享魯家小使釘鞋

一條鏈子鎖起來他又不服氣向著官指手畫腳的亂

少楊執中指手畫腳在收監前權勿用指手畫腳在鎖鏈子後兩兩相對

內中走出一个人來頭戴一頂武士巾身穿一件青絹

箭衣幾根黃鬍子兩隻大眼睛怪又一個妖

那官便是街道廳老魏又借老魏一現成之至

慌忙走進去取出一頂舊方巾來與他戴了孝服而戴方巾奇矣

而二公子不以爲非更奇

楊執中搖手道少停見了公子這話不必提起了他又

那時晚生把膀子一掙吉丁的一聲那車就過去了幾

十步遠看看膀子上白迹也沒有一個如此撒謊而二

也

我方纔看見肴饌也還用些范進不用銀鑲杯著而喫大蝦元亦如此



惹非蕙琴之類怎麼不戒酒是斷不可飲的此是程朱學問了他

晚生武藝儘多馬上十八馬下十八別人已數說

徧請賓客游鶯脰湖鶯脰湖今屬蘇州府之吳

我拏出去賭錢輸了還剩十來個在鈔袋裏留著少刻

買燒酒喫不賴也

你我原是一個人你的就是我的就是我的分甚

麼彼此即以其人之語

權勿用說楊執中是個瘋子到錢財上

叫下兩隻大船廚役備辨酒席和司茶酒的人另在一

個船上一班唱清曲打粗細十番的又在一船二隻所樂亦不

雅為

當下牛布衣吟詩張鐵臂擊劍陳和甫打鬪說笑伴著

兩公子的雍容爾雅蘧公孫的俊俏風流楊執中歎頭

歎腦權勿用怪模怪樣河陣

編修公道令表叔在家只該閉戶做些舉業以繼家聲

怎麼只管結交這樣一班人未嘗不是只所見不

正在合家歡喜打點擺酒慶賀不想疾病大發登時中

了臟已不醒人事了與范家母

忽聽房上瓦一片聲的響一個人從屋簷上掉下來滿

身血污一片瓦響滿身血污豈是劍俠形徑

這仇人已銜恨十年無從下手今日得便已被我取了



他首級在此這革囊裏面是血淋淋的一顆人頭獨不萬軍取人首級乎必要得便取來亦非劍俠本

如不蒙相救謂之相救已事○人頭也必加血淋淋三字所以嚇傻角也

我不過兩時辰即便回來取出囊中之物加上我的藥

末頃刻化為水毛髮不存矣既云倉卒不能施行

只聽得一片瓦響響又是一片瓦太平廣記二百三十八引桂苑叢談云張祐下第後

第十三回

遠駝夫求賢問業 馬純上仗義疎財

我們就同諸友做一個人頭會三字不雅

直待張鐵臂來時施行出來好讓眾人都喫一驚角

他革囊現在我家在角○與鑰匙

只有六七觔一個豬頭在裏面疑殺的是豬八戒

立刻叫把豬頭擎到廚下賞與家人們去喫做了人倒

烏程縣有個差人持了縣裏老爺的帖同蕭山縣來的

兩個差人叩見老爺有話面稟發作邪

案據蘭若庵僧慧遠具控伊徒尼僧心遠被地棍權勿

用奸拐霸占在家一案逃走了尼姑卻要和尚來出首



字仲明託名講學一時大老交章薦之近為胞弟告發其三十餘款多有不法事常郡侯宋諱楚望深惡之毀其廬造書院姦拐案益

即三十餘款之一也他既弄出這樣事來先生們庇護他不得了此是管樂經綸程朱

問學就把他一條鏈子鎖去了來時一條鏈子去時一條

此時采蘋已嫁人去了只有雙紅一個丫頭做了贈嫁

脫卸魯小姐頭胎生的個兒子已有四歲了補

卻也心裏想在學校中相與幾個考高等的朋友談談

舉業圖遠只是文章總以理法為主任他風氣變理法總是不變魯小姐

起下文章總以理法為主任他風氣變理法總是不變魯小姐

文章總以理法為主任他風氣變理法總是不變魯小姐

文章總以理法為主任他風氣變理法總是不變魯小姐

文章總以理法為主任他風氣變理法總是不變魯小姐

文章總以理法為主任他風氣變理法總是不變魯小姐

文章總以理法為主任他風氣變理法總是不變魯小姐

文章總以理法為主任他風氣變理法總是不變魯小姐

文章總以理法為主任他風氣變理法總是不變魯小姐

文章總以理法為主任他風氣變理法總是不變魯小姐

文章總以理法為主任他風氣變理法總是不變魯小姐

文章總以理法為主任他風氣變理法總是不變魯小姐

文章總以理法為主任他風氣變理法總是不變魯小姐

文章總以理法為主任他風氣變理法總是不變魯小姐

文章總以理法為主任他風氣變理法總是不變魯小姐

文章總以理法為主任他風氣變理法總是不變魯小姐

之當亦以為然

請問批文章是怎樣個道理看他丟過做文章而問批

那時用言揚行舉做官故孔子只講得個言寡尤行寡

悔祿在其中這便是孔子的舉業原來言寡尤行寡悔

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舉業斷不講那言寡

尤行寡悔的話何也就日日講究言寡尤行寡悔那個

給你官做科第要不知尊選上面可好添上小弟一個名字原詩話故智

因心裏喜他殷勤就把收的王觀察的個舊枕箱把與

他盛花兒針線又無意中把遇見王觀察這一件事向

他說了與他枕箱罷了何以把王觀

心二儒林外史評



不想宦成這奴才小時同他有約此事已逗於十二回中矣當魯編修在京

公孫知道大怒報了秀水縣出批文拏了回來兩口子未帶家眷魯小姐帖身愛婢而與外人有約家法如何

看守在差人家何以兩口子同押差人家○此事自當皇帝先把甯王殺了又要殺這王太爺王太爺走到浙

江來不知怎的又說皇帝要他這個箱子說得糊糊塗塗絕可笑宛然婦女之言這個事都講破破了還有個大風如今只是悶著同他

講這真老練一個人在門首過叫了差人一聲老爹走過去了作者善于

因問蘧小相平日可有一個相厚的人要緊我們公門裏好修行所以通個信給他早為料理怎麼

壞這個良心難得奸人第十四回摹寫公門口角宛然活現此豈杜少卿輩所知而以此書為出自其手其不然乎

蘧公孫書坊送良友 馬秀才山洞遇神仙 公孫聽見枕箱臉便飛紅了包含無限

把方纔這些話說與乃眷魯小姐魯小姐不究前情卻亦大方○論理則魯小姐亦有大方像我婁家表叔結交了多少人一個個出乖露醜婁家表叔失察處分

卻不聞寵
愛了頭

還要到別的朋友家告別說罷去了此乃不減魯仲連

馬二先生看了一遍馬二先生實不

掛著透肥的羊肉櫃臺上盤子裏盛著滾熱的蹄子海

參糟鴨鮮魚鍋裏煮著餛飩蒸籠上蒸著極大的饅頭

此則馬二先生眼睛裏心坎裏沒齒不忌

買了兩個錢處片嚼嚼處片者處州筭乾也

馬二先生低著頭走了過去亦不知以前

中間走了一二里多路走也走不清甚是可厭馬二先

西湖選書此番還是第一回游湖故全不知路徑

在靴桶內拏出一把扇子來當了笏板恭恭敬敬朝著



樓上揚塵舞蹈拜了五拜歷考一等案首臣馬純上見

風吹起來身上的香一陣陣的撲人鼻子此香作者會

會聞之當時馬二先生實未聞也

女人也不看他他也不看女人好看C看書的又看

這些甚麼人料想不是管功名的了若魯小姐一流人

見茶鋪子裏一個油頭粉面的女人招呼他喫茶馬二

先生別轉頭來就走此女人真不識起倒

上寫處州馬純上先生精選三科程墨持運於此發賣

久早逢甘他鄉遇故洞房花燭金榜題名無如此喜

墨卷只行得一時那裏比得古書是城隍山書賈口氣

極寫西湖之幽秀風俗之繁華與馬二先生之迂陋窮酸互相映發形容盡致

第十五回

葬神仙馬秀才送喪 愚父母匡童生盡孝

那人四個長隨齊齊整整都穿着綢緞衣服每人腳下

一雙新靴仙人有長隨又都穿綢緞衣服新靴蓋仙人之體面者也

有同撫臺藩臺及諸位當事在湖上唱和的一卷詩人

亦以與當道唱和為重

裏面有幾塊黑煤煤與銀子輕重不同否

一連傾了六七罐倒出六七錠大紋銀喜極不復細想

足有八九十兩重與嘉興墊款輕重相當我亦疑其真是仙人

但此事須一居閒之人仙人要居閒人做居閒



到七七四十九日之後成了銀母凡一切銅錫之物點

著即成黃金太平廣記引桂苑叢談云護軍李全皋遇者黃金二十餘兩為母日給水銀藥物火候既滿開視

黃金爛然李信之三日内添換有徵一日道人此來藥爐如舊啟視之不見其金矣又他小說亦有載此等

事者蓋錢癖之人往往如魚貪餌自然吞鈎豈特胡三子公

今日恰好人請我也在這裏饑涎消化了許多

憨仙病倒了仙人病倒

那憨仙壽數已盡或者尸解

你令岳是個活神仙如今是死

你說我就是書面上馬甚麼扶乩即是憨仙馬二先生

面皆於此補清

原來就是他新選的三科程墨持運契合在此

說我父親在家有病於今不知個存亡是這般不覺舍

著那眼淚如豆子大掉了下來我亦為之惻然

你方纔看的文章封面上馬純上就是我了失敬

只是父親在家患病我為人子的不能回去奉侍禽獸

也不如所以幾回自心裏恨極不如早尋一個死處子孝

就是飯食少兩餐也罷我只要到父親跟前死也瞑目

子孝

我送你盤費回去仁人

也要些須有個本錢奉養父母纔得有功夫讀書我這

裏拿衣服銀子怕路上冷早晚晚穿周到



意欲拜為盟兄

盟兄而已邪匡超人只二十二歲馬二先生補廩已二十四年以年以學以恩

德自當拜以為師乃徒曰結為兄弟他日為人不可終即

基於此難在馬二先生絕不介意毫無德色真不可及

語相

人生世上除了這事就沒有第二件可以出頭與前古

而今甚麼是書就是我們的文章選本了三墳五典八

此及那害病的父親睡在牀上沒有東西吃果然聽見你念

文章的聲氣他心花開了分明難過也好過分明那裡

疼也不疼了不意時文八股有許多妙用

這便是曾子的養志曾子時只做得題目不會做文章

鄭老爹說起而今人情澆薄讀書的人都不孝父母起

一波作本題點綴
以免船中寂寞

虧得學裏一位老師爺持正不依詳了我們大人衙門
好老師不
想分肥

第十六回

大柳莊孝子事親 樂清縣賢宰愛士

他娘捏一捏他身上見他穿著極厚的棉襖方纔放下
心骨

一夜夢見你掉在水裏我哭醒來一夜又夢見你把腿
跌折了一夜又夢見你臉上生了一個大疙瘩指與我
看我替你拿手拈總拈不掉一夜又夢見你來家望著
我哭把我也哭醒了一夜又夢見你頭戴紗帽說做了



官我笑著說我一個莊農人家那有官做傍一個人道

這官不是你兒子你兒子卻也做了官卻是今生再也

不到你跟前來了我又哭起來說若做了官就不得見

面這官就不做他也罷讀此而不下淚
者無人心者也

族間這些有錢的受了三房裏囑託都偏為著他倒說

我不看祖宗面上人情惡薄
天下同風

尋的錢兩口子還養不來我又睡在這裏終日只有出

的氣沒有進的氣間壁又要房子翻蓋不顧死活三五

天一回人來催一軀一翁絮絮訴說御
又一虛一實情事逼肖

老爹而今有些害發了說的話道三不著兩的他爹說

不著兩他也說他爹道
三不著兩口角宛然

先把猪肩出一個來殺了盪洗乾淨分肌劈理的賣了
一早晨又把豆子磨了一箱豆腐也都賣了錢他偏能

活不
可及

自己扒上牀把太公扶了橫過來兩隻腳放在板櫬上

屁股緊對著瓦盆的灰他自己鑽在中間雙膝跪下把

太公兩條腿捧著肩上讓太公睡的安安穩穩自在出

過恭能如是乎恐作者
讀者皆未必能

拿出文章來念不知太公
心花開否

匡超人每夜四鼓纔睡只睡一個更頭便要起來殺猪

磨豆腐有此孝心
精神自奮

中上得閒還溜到門首同隣居們下象棋只是要引出
潘老爹來起



下文耳卻毫無
痕迹使人不覺

又把耳朵邊指著看看道卻也還有個虛驚不大礙事

有此一筆下
文不嫌突出

担子裏面的東西又零碎芝蔴豆腐乾腐皮泥人小孩

子吹的簫打的叮噹女人戴的錫簪子搥著了這一件

掉了那一件那糖和泥人斷的斷了碎的碎了弄了一

身臭汗纔一總捧起來朝外跑人家驚得落魄他偏
要替匡大細細記帳

把太公背在門外空處坐著又飛跑進來一把拉了嫂

子指與他門外走又把母親扶了背在身上有百心裏偏
有主意匡

二誠未
易才

足足燒了半夜方纔漸漸熄了謂之代三房裏摘門下
瓦可謂之代三房裏催

出房可謂之代匡超人解圍可

兀自有焰騰騰的火氣一再足

凡被燒的都沒有房子住一個個搬到我這庵裏時再

蓋兩進屋也住不下惡禿然又

只見庵內走出一個老翁來定睛看時不是別人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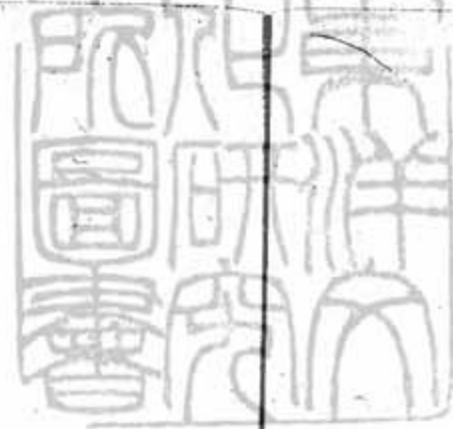
潘保正潘老爹是保正因地失火出來

你不知道匡太公是我們村上有名的忠厚人所以有

況且這小二相公好個相貌將來一定發達和尙勢利

之動直到下午他哥纔尋了來反怪兄弟不挈他搶東西蠢

幸得那晚原不曾睡下本錢還帶在身邊要緊



說我此時也不便約他來會若是時知縣必要傳

匡超人喜從天降勢一嚇一喜後半許多

又把這話向他哥說了他哥不肯信寫人情入

到此時他哥纔信了不漏

原評

及纔歷仕途便爾停妻再娶勢使然耶抑亦達官道

畜生道固同此一番輪迴也此漫罵耳匡二之壞不

仕途何得云達官總之習俗移人腳根

第十七回

匡秀才重游舊地 趙醫生高踞詩壇

話說匡太公自從兒子上府去考尿尿仍舊在牀上此

匡二憶
著否

這早晚我若死了就不能看見他在跟前送終痛

那些零零碎碎東西撒了一地脂蘇糖豆腐乾泥絕

人戴的錫簪子○草鞋四相公尚未回家草鞋三

況且占了他攤子原是你的不是好太

他哥見他中了個相公比從前更加親熱些將欲寫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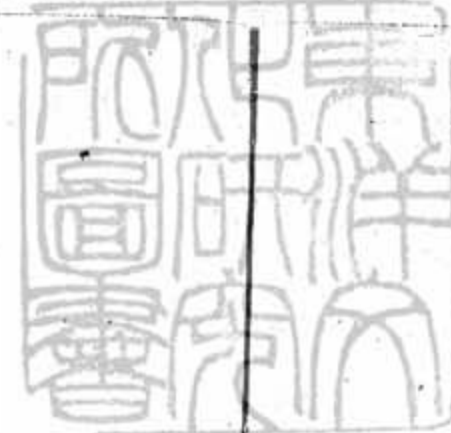
先寫匡大勢

和尚也來奉承不

我只認得我的老師他這教官我去見他做甚麼有甚

麼進見之禮噫

太公又分付買個牲醴到祖墳上去拜奠秀才想



但功名到底是身外之物德行是要緊的此等見識秀

卻又不可因後來日子略過的順利些就添出一肚子

裏的勢利見識來知子莫若父後

他是你老師你也該進城去看看匡二無一句話對答

匡超人不得進去只得回來再聽消息看他全

衙門裏有兩個沒良心的差人就把你不為意也密報了說老

爺待你甚好你一定在內為頭要保留民之所思差人

其所恩者

你不如在外府去躲避些時固是潘保正好心誰知

我今晚就走纔好娘也不

匡超人看那人時黃瘦面皮稀稀的幾根鬚了又一個妖怪出

你道這書單是戴頭巾做秀才的會看麼不但戴頭巾頭巾的也要看書費

新學臺是湖州魯老先生同年魯老先生就是小弟的

詩友不特匡超人不知連讀者亦聞所未聞

是大小兒同案趙先生是案伯了

景蘭江指著那一個麻子道這位是支劍峯先生指著

那一個鬍子道這位是浦墨卿先生景先生近視支先生鬍子可謂諸惡畢集

他先年在京裏同楊執中先生相與楊執中先生進京何事



那個不曉得有個趙雪齋先生景蘭江所仰望終身者一趙雪齋也

纔知道天下還有這一種道理別有一天

原評

余見人家少年子弟略有幾分聰明隨口謔幾句七言律詩便要納交幾個斗方名士以為藉此通聲氣蘧小相是矣

第十八回

約詩會名士攜匡二 訪朋友書店會潘三

當晚點起燈來替他不住手的批就批出五十篇其粗浮可知

我們要讓他寫在前面五體投地



落後這幾年全虧結交了我們相與起來替他幫門戶
纔熱鬧起來斗方名士威風

死知府不如一個活老鼠然則君輩名士都是活老鼠

一向在都門做親家國子司業周先生家做居停因與

通政范公日日相聚今通政公告假省墓約弟同行據

雪齋言通政公告假省墓則已數日猶逗留在此耶

因司官王惠出去做官降了甯王王惠久宗實於此一現

我怕在那裏久惹是非所以就告假出了京來上二事與部辦

何干明明支飾另有點不住的案件也

這位長兄尊姓適從何來

這三篇文章要見得人不醜不然只算做僥倖誰教你做來見

不得

聽見他襍覽倒是好的於文章的理法他全然不知言

適與馬二先生相反此為蘧公孫所累

將兩席改作三席酸風已露

不想先生批的恁快我拏給人看說又快又細匡二此

視馬二先生了

每位各出杖頭資二錢酸風撲人

拿起筆來就做做了出來覺得比壁上貼的還好些正

反襯諸名士之惡劣

他把分子送來已經回廣東去了畢竟嚴老大人方是怕要做詩出醜爾
仍舊立的是他二令即將家私三七分開他令弟的妾



自分了三股家私過日子虛結前案

眾人都倚著胡公子還是名士倚著公子

他一年有幾席酒照顧我我奉承他況且他去年借了

這裏擺了兩席酒一個錢也沒有去的時候他也不教

人掃掃還說煮飯的米剩下兩升叫小厮背了回去此至

胡三公纔出骨

不買饅頭了買了些索麪去下了吃名士風流如是如是

我輩今日雅集不可無詩雅席只是醋多些

胡三公子叫家人取了食盒把剩下來的骨頭骨腦和

些果子裝在裏面果然又問和尚查剩下的米共幾升

也裝起來此人只宜洪憨仙來騙銀子可惜不成

誰不知道我們西湖詩會的名士西湖晦氣

正在手舞足蹈高興樂不可極

你是本分府鹽務裏的巡商偏偏分府記性好

原評

順手帶出金東崖嚴致中兩人將上文未了之案至

此一結金東崖雖見第七回不過略帶其人而本事則在下文此處並非結案

第十九回

匡超人幸得良朋 潘自業橫遭禍事

黃鬍子高顴骨黃黑面皮一雙直眼如見其人

手裏擎著一個刷子刷頭巾口裏還哼的是清明時節

雨紛紛把那買頭巾的和店鄰看了都笑可笑

被府裏二太爺一條鏈子鎖去把巡商都革了補筆

把光棍每人打幾十板子放了輪姦何罪只打幾十板子放了真是慈祥父母

弟媳婦不會出來是他乃眷抱柴眾人就搶了去天妙哉恢恢當淨

他大白和樂清縣的太爺最好我託他去人情上弄一張回

批來成竹在胸且

我這裏再託人向本縣弄出一個硃籤來到路上將荷

花趕回把與胡家舞文弄法作姦犯科在潘三

不覺住了將及兩年會否回去

就依你說也罷了蓋願出不至於五

我有甚麼不情願稟老娘了



見新娘端端正正好個相貌滿心歡喜詳細說來正所以著後文重婚

罪案

因被參發審審的參款都是虛情依舊復任補敘

到織錦店裏織了三件補服自己一件母親一件妻子

一件太早

引我去看一看訪的是些甚麼事虛心

第二十回

匡超人高興長安道 牛布衣客死蕪湖關

我而今是要做官的你就是誥命夫人住在那地方不

成體面匡二口口做官與嚴大口口

不如還是家去好你家裏房

戲文上說的蔡狀元招贅牛相府匡二胸中如此

見那新娘子辛小姐真有沈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

貌馬二先生所謂書中自有顏如玉了

匡大道你且搬進行李來洗臉吃茶慢慢和你說他哥

又鎮

止不住落下幾點淚來應酬

就是那年我做了家去與娘的那件補服若本家親戚

們家請酒叫娘也穿起來顯得與眾人不同哥將來在

家也要叫人稱呼老爺此即孝經所云顯親揚名

我只把那日子用硃筆一點他就下去了影頭沙之為王沈沈者

蔣刑房等他說完了慢慢提起來說潘三哥在監裏前

日再三和我說聽見尊駕回來了意想要會一會敘敘

苦情蔣刑房已聽得厭了○日等他說完日慢慢提起

些菜豆湯更妙

既替朝廷辦事就要照依著朝廷的賞罰若到這樣地

方去看人便是賞罰不明了又是一個替朝廷辦事的人

那時帶幾伯銀子來幫襯他倒不值甚麼如此依舊賞

替朝廷辦事的人了

家家書案上香火蠟燭供著先儒匡子之神位至今讀

史者猶仰慕先儒匡子

左邊一間鎖著堆些柴草預備殯宮

若遇清風明月的時節便同他在前面天井裏談說古



今的事務可知此僧自不俗不是
 替我念一卷經超度我生天可知此公胸中不過如此
 卻是一生相與的人都在上面我捨不得湮沒了噉名
來做詩是記
他人名姓

老和尚每日早晚課誦開門關門一定到牛布衣柩前
 添些香酒幾點眼淚佛有情此所謂慈悲

右手拿著一本經摺左手拏著一本書進門來坐在韋
 馱腳下映著琉璃燈便念依僧寺坐佛膝映長明燈讀

原評

此真狼子野心蛇蟲蝥毒未有過於此人者忍心作
此言以明不能進監探望之故其實為出脫
身體惟恐累及耳評者切齒漫罵至未中窾



江甯府志朱弁字草衣蕪湖人依吉祥寺僧為童子
 師性喜吟詠游他郡訪諸名宿與之講切遂工今體
 中歲僑居上元無子依一女以終自營生曠清涼山
 下○案袁簡齋題朱草衣課女詩云草衣山人四壁
 空繞膝呻吟惟一女
 卽此所謂牛布衣也

第二十一回

冒姓氏小子求名 念親戚老夫臥病

我打從學堂門口過聽見念書的聲音好聽此亦借用

人家拏大錢請先生教子弟還不肯讀像你小檀越偷

錢買書念這是極上進的事卻是極下

若有一兩句講的來不由的心裏覺得歡喜亦稍能領

悟非頑鈍不堪

再念幾時我把兩本詩與你看包你更歡喜哩此因牛

沒遺言將謂知音者可以託付流傳
不意人之無良乃有此穿窬匪類

浦郎把鎖換開見裏面重重包裹兩本錦面線裝的書

上寫牛布衣詩稿撥門換鎖賊智俱全

婁公子偕游鶯脰湖分韻兼呈令兄通政鶯脰湖之會未聞作詩此

牛布衣疑補以成末卷丁陳一案○於此亦見牛布衣為人

因想他這人姓牛我也姓牛他詩上只寫了牛布衣竝

不會有個名字何不把我的名字合著他的號刻起兩

方圖書來印在上面這兩本詩可不算了我的了我從

今就號做牛布衣狐精變人形尚須戴觸腰夜夜拜月云牛浦因看了此詩以致變壞不知本具賊性即不見此稿亦必作穿窬

郭鐵筆接在手內將眼上下把浦郎一看蓋亦疑之



浦郎恐他走到庵裏看出交象賊

牛老爹店裏賣的有現成的百益酒盪了一壺撥出兩

塊豆腐乳和些笋乾大頭菜擺在櫃臺上兩人吃著頗

趣意

恐怕這厮知識開了在外沒脊骨鑽狗洞淘氣壞了身

此意思所必至而孰知不然○若依午老所猜則浦郎又要算好的

如今主親也是我媒人也是我只費得你兩個帖子我

那裏把庚帖送過來你請先生擇一個好日子就把這

事完成了兩老真誠直爽快人快人

牛老請陰陽徐先生擇定十月二十七日吉期過門海

縣有個陰陽徐先生蕪湖縣也有個陰陽徐先生



把自己的被褥搬到櫃臺上去睡他家只得一間半房
子半間安著櫃臺一間做客座客座後半間就是新房

細寫牛浦成親乃祖一番心力為後
文重婚罪案與匡超人兩兩相對

央請了鄰居家兩位奶奶把新娘子攙了過來上打洞

開門口

說道這一門親蒙老哥親家相愛我做兄弟的知感不

盡卻是窮人家不能備個好席面只得這一杯水酒又

還要屈了二位舅爺的坐凡事總是海涵了罷說罷深

深作下揖去兩老真誠樸實儉
而有禮可愛可敬

他卻有個朋友到京會試去了我今借這個便到京尋

著他這個朋友把他的喪奔了回去已暗吸起董瑛
馬豚庵一段來

也了我這一番心願老和尚存心如此並非外慕
勢利故到京不久便退院入川

我前日說有兩本詩要與你看就是他的在我枕箱內

我此時也不得功夫了你開箱自拏了去看早已
拜領

無人對証何不就認做牛布衣牛布衣有詩為證不
怕郭鐵筆來訪了

這時節不是你哭的事張昭勸孫
權語意

捧上糯米做的年團子來喫了兩個已經不喫了姪女

兒苦勸著又喫了兩個婦女歪纏往
往不顧死活

回來一路迎著風就覺得有些不好到晚頭痛發熱就

睡倒了一半傷心一半食後受
風剛奏著閻羅出票子

原評

牛浦想學詩只從相與老爺上起見是世上第一等

卑鄙人物世上此等詩人不少
寫過匡超人接手便寫牛浦郎俾人知世上下流日出不窮伊於何底

第二十二回

認祖孫玉圃聯宗 愛交游雪齋留客

且喜我和親家是一票他是頭一個我是末一個他已

是去得遠了我要趕上他去雖游戲之筆亦以見兩老相契之深

這牛浦也就有幾個念書的人和他相與乘著人亂也

夾七夾八的來往筆不停機旋狀

只見這些之乎者也的人來講狀話覺得可厭討著實

干馮琢庵年兄處得讀大作渴欲一晤以得識荆人只等

知時文制藝不知詩為何物有等人卻又浮慕作詩開口亂嚼不知二者孰得孰失

他說在京會試定然是一位老爺且叫他竟到卜家來

會我嚇他卜家弟兄兩個一嚇卜家弟兄何負於爾下流味良可恨

卜家弟兄兩個聽見有官來拜也覺得喜出望外幾平

二卜幸拆開得早受病不深甚矣勢利之害人無異楊梅瘡一相接便沾染也

卜信捧出兩杯茶從上面走下來送與董孝廉董孝廉

接了茶牛浦也接了卜信直挺挺站在堂屋中間昭十年

左傳晉韓起聘鄭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開容從而笑之有位於朝者且然沉鄉

乎人

小价村野之人不知禮體老先生休要見笑該死

但凡官府來拜規矩是該換三遍茶你只送了一遍就

不見了我不說你也罷了你還來問我這些話這也可



笑下流無恥

就算你相與老爺你到底不是個老爺牛浦道憑你向那個說去還是坐著同老爺打躬作揖的好還是捧茶給老爺吃走錯路惹老爺笑的好惡爛至此卻不知作致者胸中那能發揮盡

明日向董老爺說拏帖子送到蕪湖縣先打一頓板子

殺可

郭鐵筆也著實說牛浦的不是道尊卑長幼自然之理

這話卻行不得郭鐵筆尚能說公話以二卜理直氣壯故也

把老和尚的鐺鈸叮噹都當了未等下流我亦不復能罵之矣

又把和尚的一座香爐一架磬拏去當了二兩多銀子

也不到卜家告說竟搭了江船人之無情一至於此○禽獸猶戀其匹小牛則

禽獸之不如矣

一雙刺蝟眼兩個鸛骨腮頗似嚴老

你這位少年何不進船來坐坐老牛實有用小牛之處所以一見如故

連忙從後面鑽進船來便向那人作揖下跪作下

我也不耐煩住在他家老牛於萬雪齋不過秋風主顧耳故不請他住在家中便是你

耐煩也白高興

這裏有個大觀樓素菜甚好我和你去喫素飯罷帶來

只殼一日卻破大風阻隔只好大觀樓喫素菜了

一碗炒麩筋一碗膾腐皮如此儉薄

前面一個穿一件繭綢直裰胸前油了一塊後面一個



穿一件元色直裰兩個袖子破的晃晃蕩蕩的走了上

來老牛要喫素飯偏遇著喫葷飯的秀才來

打的身龜跪在地下磕頭如搗蒜雷峯搭金山一折有此奇觀

你一個衣冠中人同這身龜坐著一桌子喫飯兩個秀才意謂

牛玉圃偶與王義安搭桌喫飯耳不知卻是二十年拜盟弟兄

纔罷了放他下去放生龜後

兩邊金箋對聯寫讀書好耕田好學好便好創業難守

成難知難不難此聯頗難有意思

國公府裏徐二公子逗徐二公子

他那管家都是錦衣衛指揮五品的前程又似匡二口氣

你竟請在我這裏寬坐用了飯坐到晚去不說請到此間來住



管家捧出四個小菜碟兩雙碗快來擡桌子擺飯亦甚淡薄

牛浦眼瞪瞪的望著牛玉圃的臉說不覺一腳踹了個

空半截身子掉下塘去平生未見如此排場眼花

此同從方巾上生色而以大觀樓一開為主蓋方巾之不足為輕重久矣

第二十三回

發陰私詩人被打 歎老景寡婦尋夫

牛浦到了下處惹了一肚子的氣把嘴骨都著坐在那

里自己不當心出了醜骨都著嘴恨誰

只得說喫了足足的餓了半天餓白

兩個人牽了我的驢頭一路走上去走到暖閣上走的

地板格登格登的一路响命

只怕紗帽滿天飛飛到他頭上還有人撚了他的去哩

如王義安方巾便是這李二公也知道叔公此句填魔門要緊

方纔有一句話正要向叔公說是做縣李二公說的老

收著一小牛將為已用故全用煮滂使之畏服及大觀

樓一開略已窺見底裏及至萬家又因出醜被斥忍餓

士說破遂有心戲弄老牛以報宿恨老牛不知入其彀

中蜂蠆有毒可不慎諸這是我二十年拜盟的朋友此語蓋老牛平時說慣

一切的東西是我們徽州出的好徽州人

不但東西出的好就是人物也出在我們徽州上去

說尊駕為人不甚端方同鳥龜一桌喫飯

你可曉的我要打你哩發端奇妙

你弄的好乾坤哩妙

一個客人走上來糞窖子裡面出恭牛浦喊他救命牛

日若彼其濯濯也客亦日若彼其濯濯也因安東縣董老爺請我去坐館在糞窖子邊

病到三四天就像一個活鬼身上打的又發疼大腿在

船沿坐成兩條溝此亦足稍懲其忘本之罪

忽然鼻子裏聞見一陣菜豆香救命不該絕人救之天啟之

晚生有個親戚在貴治還是住在他那裏便意些不肯

者恐露出馬腳耳親戚二字已逗招親消息牛浦三日兩日進衙門去走走三日兩日進衙門如何敷衍蓋董知縣亦不過



景蘭江輩
一流人

黃家又把第四個女兒招他做個女婿真是親戚

竝沒有這個舅舅要疑心到卜家兩個舅公

不會說到安東縣會會著的一番話只見長班進來跪

著稟道部裏大人升堂了又用范進張靜齋嚴老

這是十兩銀子你帶回去送與牛相公的夫人牛奶奶

說他的丈夫現在蕪湖甘露庵裏寄個的信與他馮琢

薄誼不

面前放著一張三隻腿的桌子歪在半邊棺材上頭的

魂旛也不見了只剩了一根棍鬼氣

人都說不聽見他死無牛布衣之死鄰居初不知牛布衣姓

名其後牛浦始有帖條
冒認則未聞其死也

他麼而今到安東董老爺任上去了偏偏有個

寫牛浦之念詩未嘗非好學匡超人一遇景蘭江便溺

於勢利牛浦亦見牛布衣詩便想相與老爺匡超人

停妻再娶牛浦亦娶再娶而匡超人因搭鄭老爹

船而後為其婿但一為前婚一為後婚同而不同

如董瑛者亦可謂好風雅重斯文矣而與牛浦相聚

多時會不辨其為黎邱之鬼可知其胸中眼中全無

第二十四回

牛浦郎牽連多訟事 鮑文卿整理舊生涯

上寫道牛布衣代做詩文虧他

相公我聽見你恭喜又招了親在這裏甚是得意開口



儒林外史評

卷

破

好幾年不會見老爹所答非所問

路上盤纏用完了特來拜望你借幾兩銀子用一句到題

你千萬幫我一個襯蕪湖聲口

你這小孩子就沒良心了想著我當初揮金如土的時候

節你用了我不知多少無賴口聲

想著你小時做的些醜事瞞的別人可瞞的過我醜事兩字

包含甚多恰對

這裡不是你撒野的地方牛相公就同我老爺相與最

好你一個尊年人不要討沒臉面喫了苦去兩番說話

真道地老衙役善於解圍



自然是石老鼠這老奴才把卜家的前頭娘子賈氏撮

弄的來鬧了我亦以爲必然

我怎不是牛布衣實非牛布衣

分明是你把我丈夫謀害死了此亦題中應有之義但冒名事實謀害事虛

你既是冒我丈夫名字須要還我丈夫當下哭喊起來

叫跟來的姪子將牛浦扭著據前回則其姪子尚是小兒此何以能與牛浦相扭

蓋牛浦有安東縣靠山聽其扭也○牛浦今日第二次被扭了

那牛就兩眼拋梭的淌下淚來和尚慌到牛跟前跪下

何以就跪下

這牛是他父親變的要多賣幾兩銀子既是父親變的卻又云多賣幾

兩銀子阿彌陀佛

藥內放了八分細辛細辛誠不宜輕用我見輕也沒見那味藥是喫了該跳河的此言強辨跳河之故然服藥發狂蓋亦有

這樣事也來告狀一齊趕了出去文勢忌直以上二事夫稍作曲折耳然末世刁訟子虛身有化小為大圖

生員豈但認不得這婦人竝認不得他丈夫詩稟是認

真是天上飛下來的一件大冤枉事是老和尚枕箱中

你到本地告狀去我那裡管這樣無頭官事深得向公

說向知縣相與做詩文的人放著人命大事都不問凡

言必非無因如此兩節豈盡脫空卻不知非但人命是假連相與的詩人亦不真也

但自從七八歲學戲在師父手裏就念的是他做的曲子今人從七八歲讀書

我如今將這些緣故寫一個書子此書如何寫所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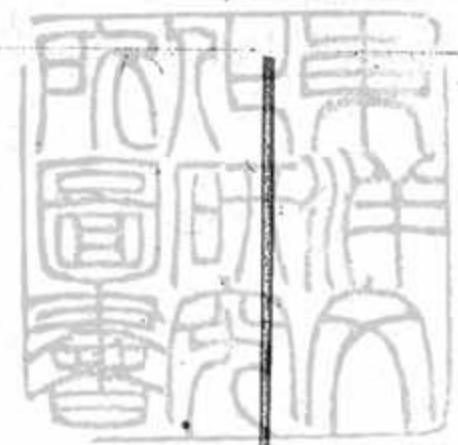
拏著書子把鮑文卿送到安東縣鮑文卿既不圖謝卻

你穿這樣衣裳叫那讀書的人穿甚麼戲子亦不甚相

還在國公府徐老爺裡面看著老爹裝了一齣茶博士

纔走的又逗國公府○故

又道錢兄弟你看老爹這個體統豈止像知府告老回



來就是尙書侍郎回來也不過像老爹這個排場罷了

原評

乃輓近之士大夫往往於歌酒場中輒拉此輩同起
同坐以為雅趣也脫俗也士大夫何莫非戲子自達者言之則以為大塊一戲

場古今一戲局

第二十五回

鮑文卿南京遇舊

倪廷璽安慶招親

我看老爹像個斯文人因甚做這修補樂器的事有心
你有甚心事不妨和在下說我或者可以替你分憂熱
鮑文卿聽見這句話忍不住的眼裡流下淚來我亦為



鮑文卿正待要說又忍住道不說罷這話說了恐怕惹

老爹怪倪老爹云說了反要惹你長兄笑鮑文卿云說了怕惹老爹怪前後相對

生平只得一個女兒伏案

把這話向乃眷說了一遍乃眷也歡喜此時是歡喜

又拿出幾十兩銀子來替他料理後事自己去一連哭

了幾場依舊叫兒子去披麻戴孝送倪老爹入土文卿真不

他娘說他是螟蛉之子不疼他只疼的是女兒女婿初始

歡喜此時又不疼他寫婆子心性

如此隱隱寫出女兒女婿之故

太爺問有個鮑文卿可曾來恐門上不知

自同你別後不覺已是十餘年我如今老了你的鬍子

卻也白了許多真是老友相逢的說話

你方纔同走的那少年是誰可知用心

王老爹極其歡喜鮑廷璽拿出一個大紅緞子釘金線的鈔袋來裡頭裝著一錠銀子送與他張本結親

次早又到公館裏去送了向太爺的行今日內橋人家

看銀子亦未往稱不知是鮑家父子忘記不知是作者失筆

這件事竟可以送三百兩可見此輩遇事生風無所不至

我是何等之人敢在太老爺跟前說情卿好文

自己知道是個窮命須是骨頭裏掙出來的錢纔做得

肉此是天地間至理但人不想著

不但我不敢管連二位老爹也不必管他必須如此透過一層方免



歪纏不清

凡事不可壞了太老爺清名也要各人保著自己的身

家性命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

你令郎可曾做過親事麼直接上文心裏算計要替他娶個媳婦來

滿街的人都慌了說道不好了來摘印了故作驚人狡

猶伎倆然而正與前文崔按察題參事相照則向知府感恩報德亦其宜也

原評

自科舉之法行天下人無不銳意求取科名其實千

百人求之其得手者不過一二人選舉無善法即不用八股文亦豈能

人得意

可恨當年誤讀了幾句死書書固不死讀書者自死之

第二十六回

向觀察陸官哭友

鮑廷璽喪父娶妻

說道諸位先生將房裡各樣稿案查點查點務必覈查
細些不可遺漏了事處之坦然可知
鮑廷璽在衙門裏只如在雲端裏過日子看看過了新
年豈能多過

見那些童生也有代筆的也有傳遞的大家丟紙團掠
磚頭擠眉弄眼無所不為到了搶粉湯包子的時候大
家推成一團跌成一塊豈獨安慶
懷甯縣的案首叫做季萑季萑是後書要用
季守備臉上不覺就有些怪物相季守備知以黎園同



流者但不
可概論耳

這些中進士做翰林的和他說到傳道窮經他便說迂
而無當和他說到通今博古他便說襍而不精究竟事
君交友的所在全然看不得傳道窮經是八股通今博

股中虛
字眼

那王家女兒懷著身子要分娩不想養不下來死了廷璽

福薄此女命短
文卿時運已完

恰好向太爺陞了福建汀漳道明時布政司有左右參

副使僉事皆即今之道員既託名明
官不當徑稱今制此亦疎忽之過

竝不會見你說過半個字的人情暗繳

你拿回家去置些產業娶一房媳婦養老送終骨肉至

此論 皇明義民鮑文卿義民二字未甚妥何不竟題老

做了銘旌吹手亭彩和尚道士歌郎替鮑老爹出殯鮑文卿也

沈天孚道哦你問的是胡七喇子麼哦字如

這個堂客是娶不得的若娶進門就要一把天火場先排

你守著也由你你再嫁也由你善知

沈大腳搖著頭道天老爺這位奶奶可是好惹的你既

每日要喫八分銀子藥他又不喫大葷頭一日要鴨子



第二日要魚第三日要菜鮮筍做湯閑著沒事還

要橋餅圓眼蓮米搭嘴酒量又大每晚要炸麻雀鹽水

蝦喫三觔百花酒上牀睡下兩個了頭輪流著捶腿捶

到四更鼓盡纔歇南京遂有此等婆娘然具

只說他是個舉人舉人亦

他是個武舉偏說武舉

他四個一齊走進來跪在房裏把頭在地板上磕的撲

通撲通的响與安東縣裏取閣板上驢

我自己把這兩個臉巴子送來給太太掌嘴噫嘻臉巴

該先挂

回末極寫王太太一番說謊正可與匡超人牛浦郎鼎足而三豈非女中丈夫

鮑廷璽做親寫得如此熱鬧何也所以重文卿也所以番向知府之所謂極盛乃延璽不久喪妻文卿哀傷發病向知府陞任極盛見從此永別迨至延璽再娶終身受累天知府事極盛與廢遷變無常此日花團錦簇他醒世間雲端裡過日子正為後來蕭索張本所以喚者須知不是立腳處也

第二十七回

王太太夫妻反目 倪廷璽兄弟相逢

我們小戶人家只是娶個窮人家女兒做媳婦好這樣堂客要了家來恐怕淘氣被他媽一頓臭罵道倒運的奴才沒福氣的奴才你到底是那窮人家的根子鮑廷璽之為人已遠不及文卿雖然向知本分奈娶此喇子以至半生顛倒○文卿雖有不必等滿服之說然此時去如忽忘之矣故綱目大書鮑廷璽喪父娶妻



叫的太太一片聲响接連幾個太太天搖地動日月皆昏

鮑家請了許多的戲子的老婆來做朝只算演戲

到第四日鮑廷璽領班子出去做夜戲進房來穿衣服同牀三夜竟未交片言耶

王太太看見他這幾日都戴的瓦楞帽子竝無紗帽拜堂時戴何帽子

怒氣攻心大叫一聲望後便倒周進之跌倒以怨范進母于之跌倒以喜王太太之跌倒以怒

沈大腳手裏拏著兩包點心走到房裏來賀喜喫喜酒

上前就一把揪住把他揪到馬子跟前揭開馬子抓了

一把屎尿抹了他一臉一嘴將謂馬桶裏倒出金珠首飾來謝他○生花之口灌

以尿

眾人來扯開了沈大腳臉巴子

又被鮑老太指著臉罵了一頓請他說親何故罵他

歸姑爺同大姑娘和老太商議道他本是螟蛉之子

以女婿為政者未有不如此親生猶不免況螟蛉乎

我只好帶著女兒女婿搬出去讓他婦人只戀著女兒女婿天下同病干

恩從上流還是你老人家照顧他些兩中人還算是硬的此見文卿平日

鮑廷璽喜從天降讀者亦不覺

我而今鮑門的事倪廷璽道兄弟你且等我說完了

正要說自己的事卻因乃兄要緊說打斷情事宛然

和兄弟一家一計的過日子兄弟你自然是娶過弟媳

的了幾聲兄弟加聽春盡啼鵲

此時衣服首飾都沒有了黃豆大的珍珠拖

王太太說呸的這死不見識面的貨此一罵可

如今快稱三錢六分銀子到果子店裏裝十六個細巧

圍碟子來打幾片陳百花酒候著他纔是個道理此時

是見過世面的人宜其夫之諾諾稱太太也

說一家父母兄弟分離苦楚的話說著又哭哭著又說

不必說了

都稱呼鮑廷璽是倪六老爺太太是不消說當改稱倪

已代為腸斷





是施御史家的施御史不在家著典與人住出施御
 擇了日子搬進去畢竟宜請鮑老來安享幾日
 太太身子裡又有些啾啾唧唧的起來財去病去財來
 此等

第二十八回

季葦蕭揚州入贅 蕭金鉉白下選書

去的人回說太太已於前月去世太太翁著了這一急
 得了重病不多幾日就歸天了天下有如此不如意
 見了鮑廷璽進來嚇了一跳並非石老鼠
 這位是金寓劉先生這二位是揚州大名士作的詩從
 古也沒有這好的又且書法絕妙天下沒有第三個話

葦蕭之為人可知

而今時興這些鹽商頭上戴的是方巾中間定是一個

水精結子而今須用雄精

我們風流人物只要才子佳人會合最可厭最可笑是此等言語而浮薄

人猶津津樂道

尊姓來號霞士霞士出來

當晚季葦蕭寫了字封下五錢銀子大人情送姑老子

於季恬逸止一函空

又被太太臭罵了一頓此罵出於何典

只得把房子退還施家這二十兩押議的銀子做了于

罰又一嚴貢生



晚裡在刻字店一個案板上睡覺標樂之材

諸葛先生且做個東請蕭先生吃個下馬飯先是奉陪

不纔從山上元境走出水西門與蕭金鉉重回來上元境再

壽到三山街喫飯虧得蛔蟲

僧官迎了出來一臉都是笑陀阿彌

聽憑三位老爺喜歡那裡就請了行李來善知

佛隨便見惠些須香資僧人那裡好爭論官此其所以為僧

季恬逸進城去發行行李季恬逸足力

忽見道人走來說師公那人又來了讀者試猜下回是何等文章